



猪司令

□ 宁妍妍

八岁那年，我有了人生中第一个官职——猪司令。

这个官是我妈给我封的。当我爸从会上买回那头小猪娃儿开始，我妈就开始盘算着让我给猪薅草的事了。因为薅草并不是只薅一次，得天天去薅，得薅一年。所以，当我妈把这顶艰巨的任务交给我时，得给我点儿好处。至于买点儿瓜子洋糖之类的，已经哄不住我了。于是，我妈就在电视剧里搬出了这个官职。当然，还有过年时，把猪卖了给我买新衣裳和头花的承诺。

当时，我听到司令这个官时，感觉拽极了！管它是啥司令，好歹都比西游记里的弼马温好听多了，也威武多了。再加上过年有新衣裳穿有头花戴，这事，我就一口答应了下来。

故此，每天放学后，我一到家就拿起竹篮去地里薅草。说是薅草，其实是薅野菜，我妈说人吃的猪才吃。所以，那时的我，肚子里是有货的——认识好多种野菜。最喜欢薅的是米米蒿，高高的杆子，下一棵，特过瘾。还喜欢摘红薯叶，特快。当满载而归时，我会学着我妈的样子，把各种草放在猪圈旁边的一块木板上，用旧菜刀剁碎拌上麸皮，煮熟放凉倒入猪槽。很多时候，不等我叫它，这家伙就已经扭着屁股哼哼地过来了。小小的它，一头扎进猪槽，吃得那个叫香。当我妈从地里干活回来，问我：“猪司令，猪喂了没？”我会神气地回答：“喂了，喂得可饱。”我妈就会投来赞许的目光。

有一次去薅草，我是哭着回来的。同龄的伙伴红娟带着她的弟弟和我一起，我们玩疯了，天快黑时，才想起薅草的事。于是，慌忙行动。当我薅到半篮时，红娟说：“把你的草倒到我

的篮儿里，俺俩一块帮你薅，这样快。”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我的草给她后，她的篮子立马就满了。就在我期盼着他俩帮我薅时，没想到，他们仅薅了一把就拿起篮子走了。红娟边走边说：“前头有坟，俺俩老害怕，先走了。”

看着他俩的身影慢慢消失，又看着我几乎空空的竹篮，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。我一边哭着，一边薅着，薅到半篮儿时，天彻底黑了。这时，一阵风吹来，坟头上有东西在晃动，吓得我拿起篮子赶紧往家跑。快到家时才发现，那半篮草也被跑丢了。刚进家门，我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哭得那个震天响！哭出了所有的害怕和委屈……

爸妈慌忙来问，我一五一十诉说后，隔壁来串门的婶子抱不平似的说：“红娟心眼不少！知道妍妍腼腆，净欺负她。”我妈呢？听后哈哈一笑，摸着我的头说道：“我的憨闺女呀，不哭了，咱只当给她帮忙了。她妈看不见，怪可怜。”

那晚，我妈给猪煮了平时不舍得煮的玉米面和红薯皮。

话说，我虽然是猪司令，可我妈却比我猪还上心。那天，我妈交代我：“猪这几天尿屎老多，你去给猪薅点儿灰吃针，猪吃了泄火。”

冬天，我怕猪冷，抱来玉米杆给它垫窝。夏天，我妈说猪圈里苍蝇蚊子太多，让我爸弄些生石灰撒撒。除此之外，我妈还心疼猪太热，给它身上不断凉凉水，泼得猪圈的一角成了一个水坑……

印象最为深刻的是，有一段时间，猪的下巴处不知道为啥裂开了，露出了红红的肉，我妈赶紧去卫生室包了消炎的白色粉末。到家后，我妈

撕了一根宽布条，和我爸一起跳入臭烘烘的猪圈，把粉末撒到伤口上，再按住猪，用布条包扎了起来。经过几次换药，过了些日子，痂脱落后，猪的下巴竟然神奇地好了。我妈说：“虽然是畜生，但也是一条命。出毛病了，能看着不管？”

年前卖猪，是我这个猪司令最为开心的事。可我妈嬉笑的眉眼，却藏着一丝不舍和不舍。

卖猪前，我妈会拿出人吃的食物，让猪享享口福。比如：喂半碗鸡蛋捞面，掰一疙瘩白蒸馍……我妈边喂边神神叨叨地说：“下辈子托生个天上飞哩，水里游哩，飞得高高哩，游得远远哩……”那样子，像是在和一个人说话，也像是在对一个人嘱托，更像是在和一个人道别……

更为离谱的是，卖猪时，我妈还特意交待人家：“跑不了！绳儿不用绑那么紧，把猪勒得难受。”收猪的怼她：“你心疼你的猪，可别卖了，养到老！”我妈张了张嘴，喃喃道：“不是得靠它过年下哩，没法儿了。”

虽然我妈手里攥着卖猪的钱，但她却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开心。这种深藏在她心底的难受一直延伸到了年货，实现了给我的承诺时，才逐渐消失。当我这个穿得花枝招展的猪司令，在她面前蹦跳着臭美时，我妈才发出爽朗的笑声……

这时的我，会看着各种汁液染得洗不干净的小手，暗自盘算：开春，叫我爸再去买一头小猪娃儿，我还去薅草，明年就也有花衣裳穿了。

后来，渐渐长大，才知道，真正的猪司令是我妈。因为，我妈不仅对猪极具担当，还对猪有着别样的情怀。在我妈眼里，猪不单单是猪，还是我们家的一员，更是那个清贫岁月的希望……

我的老师退休了

□ 宫峻瑾

上午带着学生到综合楼匆匆录制两节优质课，又跑回教学楼开家长会，掐着点和家长们见了本学年的最后一面，强调好所有事项、被学生拉着合影留念后，微笑欢送之余，又顺带着解决了一位学生与家长间的矛盾，等两人都打开心结，已是中午一点。和母子二人挥手告别，我的肚子才很合时宜的作响——从早上到中午，还滴水未进呢！身体似乎已经习惯这样的高强度快节奏，忙起来绝不吭声，稍喘气就给你一记警告。

这个时候可丝毫不敢放松，因为家里的连环call会随时响起——“妈妈，你啥时候才回来？”

慌忙从车棚推出座驾，我不由的第n次感叹，当老师难，当班主任更难，当个好老师好班主任真是难上加难。

马不停蹄奔跑在学校和家之间，踏着最后一分钟，赶上了下午的会议。

待气喘匀了，会议厅里的屏幕突然缤纷起来，一行大字“祝您有诗有酒有远方”跳了出来，掌声中，李老师缓步走向发言台。

再看屏幕——“致敬光荣退休教师”。哦，原来这次会议还是个欢送会！

我的老师，李秀红老师，也要退休了。我望向李老师，她已经接过了捧花，做离别发言，看上去依旧精神抖擞。

我的老师，居然也要退休了。在我的印象里，退休一词似乎离李老师很远。她每天都风风火火、干劲十足，怎么就到了退休的年纪了？

记得那年初二，李老师做我的班主任。村子学校的学校，老师们都有一间自己的小宿舍，可以

吃住在校。李老师每天总会不定时地出现在教室，盯着班里的纪律，盯着我们学习。她管教起调皮的同学，非常严厉，很有自己的一套办法，这使得班里调皮捣蛋的学生都畏于她的威严。甚至连外班的同学一提起李老师来，也是连连咋舌。

那次，我因为饿了肚子而胃疼，忍着不适听了一节课。下课后，李老师立刻把我喊过去，问：“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”我自认为没有露出什么痕迹，连同桌都没有察觉，但李老师在讲课时却发现了我的异样，这是多么细心啊！

在得知我是因为挑食而饿肚子后，老师一边“教训”我要好好吃饭，不能养成坏习惯，一边又拿出两个鸡蛋递到我手里：“吃吧，早上刚煮的！”

后来，我得知，班里很多同学都从老师那里得到过吃的，有时是鸡蛋，有时是刚蒸的包子、馒头，亦或是其他耐吃的东西。

我现在有喜欢观察学生细微变化的习惯，我想，这大概和李老师脱不了干系。

可能是这些鸡蛋馒头，或是其他的原因吧，使得大家在被李老师严厉批评，或因学习态度敷衍被留校时，也一点也不怨老师——我们是怕她，可不是恨她啊！

李老师教我们语文，有时候兴致来了，也会高歌一曲。当她“亮嗓”时，班里的男生率先鼓起掌来，还连连喝彩，这个时候，他们似乎彻底忘了就在上个课间，还在教室外被老师痛斥得泪光涟涟。

秋天，从教室里出来，一抬头，总会看见教室

宿舍二楼的围栏外，挂着一大串一大串的火红大辣椒，喜庆、诱人的很，大家了然：李老师又要做辣酱啦！

李老师做的辣酱一定特好吃，不然怎么其他老师都向她打听做法呢！也曾经很幼稚和其他班的朋友起争执时蹦出一句：“恁班主任可是向俺班主任请教过，才会做辣椒酱的！”现在想来十分可笑，可见当年的我们多么喜欢、多么敬爱李老师啊！

我的思绪飘飘，不知转了几转，才又被潮水般的掌声带回到会议厅内。

眼前的李老师，依旧眉目含笑，热情洋溢。我的老师，在三十余年的班主任生涯里，像我今天这般感到不可开交的次数，像我这般费尽口舌调解学生矛盾的次数，应该也是数不清！

可是，她依旧是像三十年前一样，笑着、乐观着、永远斗志昂扬着、永远年轻着！

我的思绪又开始飘了，飘到了办公室里，那里有一封信正静静地等着我拆封——学生早上双手递给我时，眼中是即将分离的不舍；飘到了教室里，那里有一面锦旗正静静地等着我收起——家长悄悄送过来时，我真是惊讶大过感动；飘到了手机里，那里有很多条信息正等着我回复——分离在即，腼腆的孩子们总擅长用文字传递细腻的心思……

“长大后，我就成了你……”悠悠的音乐在会场里缓缓响起。

我的老师，在今天退休了，似乎，又永远不会退休。

不声不响地生长蔓延，一片片绿色的心形叶子，在田野里悄悄织起一张绿毯。

它的花儿，就在炎热的夏天悄悄孕育、盛开。这时候，谁能耐得住炎热干旱，谁就赢得了秋天的丰收券。真像生活啊，谁不想伸手触目皆是丰美繁茂呢？但面对苦难，扛到最后，就是胜利。若是能在苦难里开出花来，更是多么的不凡！

可惜这种不凡，只有农村的孩子们见证。这时候，孩子们常跑进红薯地里玩耍。红薯的叶柄脆嫩硕长，一小段一小段折断只留外皮相连，连成绿色的链子，就成了一条项链，一个手镯，一个耳环，润润凉凉的，挂在脖子上、耳朵上、手腕上，每个农村小女孩都像公主般尊贵美丽起来。

倘若发现一朵粉白娇嫩的红薯花，更会让人兴奋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块根繁殖的缘故，红薯花并不多见，但也不会太少，每次总能发现那么三五朵，编成一个小小的花环，戴在那个扮演“新娘”的女孩子头上。即使卸掉叶子“装饰”回到家，有些孩子的言谈举止也会微妙地比平时柔和细致一些。

孩子们在红薯地里玩儿，大人们一般是不管的。红薯老实，不管怎么采，到了秋天，还是会在地里悄悄结出一块块红薯，并不影响产量。至于红薯花，它又不结果子和种子，不采来玩儿，又有什么用处呢？

仿佛它的存在，就是为孩子们提供欢乐。所以，大人们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过去了。而且，夏天很快也就过去了。

回望当年万安山

□ 马继远

双休日，深圳暴雨，天气清凉。闲宅在家，翻看云相册，打开命名为“洛阳万安山”的文件夹，我突然想到，那次与朋友们爬万安山，过去已快十二年了。

2012年8月下旬，我基本确定要很快离开洛阳，南下深圳工作，心里正充满对未来的憧憬。

离开洛阳前，我想着，总得去爬次万安山吧！

万安山距离洛阳市区不远，也比较有名，“石林雪霁”“榆柳萧疏楼阁闲，月明直见嵩山雪”指的就是它，但当时尚未开发，去的人不多。

在几位朋友的支持下，行程很快敲定。一天早上，梁老师开车，带着我、小灰，还有个小朋友，朝万安山出发了。梁老师人总是这么好，几次出行都是她给大家当司机。

车停山下，我们沿着小路在绿树深草中往山上走。山上基本处于自然状态，草树杂生，充满了野趣。

从保存的照片里看到，当时我们先到了白龙庙。

白龙庙当时很是破败，一间缺门少窗的老房子就是庙的全部，青砖屋墙夹杂着修补的红砖、石头和残破石碑，屋顶灰瓦上生着不少野草。

庙墙上有几幅粗糙的壁画，庙旁有个深水潭，水色墨绿，据说是白龙潭。庙前草木葳蕤，一株木槿开了不少花朵。小灰身着红色短袖，站在绿树下拍照，人和树一样生机勃勃。

从保存的照片里看到，当时我们先到了白龙庙。白龙庙当时很是破败，一间缺门少窗的老房子就是庙的全部，青砖屋墙夹杂着修补的红砖、石头和残破石碑，屋顶灰瓦上生着不少野草。

庙墙上有几幅粗糙的壁画，庙旁有个深水潭，水色墨绿，据说是白龙潭。庙前草木葳蕤，一株木槿开了不少花朵。小灰身着红色短袖，站在绿树下拍照，人和树一样生机勃勃。

红薯花开

□ 陈晓辉

对于红薯，大部分人熟悉的是它的块根，熟了之后香甜绵软，而且还有“绿色健康食品”的名号加持，近些年非常受欢迎。更进一步，也许还有不少人见过或者吃过红薯叶子、叶柄，“农家乐”常有此味。

但很多人不知道，红薯还会开花，而且，它的花朵粉白娇嫩，花蕾像一颗染了朝霞的露珠，盛开时像仙女跳舞的喇叭裙。真不明白，土疙瘩红薯，何必费劲儿开这么漂亮的花呢？它又不结种子。



红薯以块根繁殖。冬末春初冰雪融化，深深的红薯窖里，红薯们仿佛接到了某种神秘的信号，芽眼位置，紫红色小芽开始萌发。从窖里取出，在阳光和微风下，只需要半天，湿润的紫红色就渐渐转白，白里透红的模样，如提前偷了桃花的颜色。

带着芽的红薯块挤挤挨挨放在一起，上床。这床，是育苗床。在阳光、春风、雨露的滋养下，小苗在床上很快生长，过不了多少天，就要“出床”，移栽到地里了。

农民喜欢种红薯，但最主要的是因为它的“泼皮”。这个“泼皮”是我们老家的方言，并不是《红楼梦》里凤姐那个“泼皮破落户”的“泼皮”，也不是《水浒传》里牛二那样的泼皮，而是“皮实”的意思，就是生命力强，不需要多少照顾就能生长。

红薯也确实“泼皮”。它的生命力，比玉米、棉花等其他作物强得多。春末、盛夏……人们忙着给玉米上化肥、浇水，要给棉花打药、施肥、捉虫。红薯，就让它自己在田里自己长吧！

红薯并不抱怨。炎夏时节，太阳射下无数灼热的光剑，玉米们无可奈何地卷起了叶子，棉花们垂头丧气地耷拉着脸。唯有红薯匍匐在地上，